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九節

鹿兒亮出兵刃叫道：「三太小兒！你們爺們有多大本事，為何將我家大主人公害了？」黃三太向來不讓人，甩了大鑿，亮出單刀，說道：「謝洪山既然是你的大主人，你一定與他同黨，也不是好東西，你也是前來送死。」語畢，亮刀就照定鹿兒剝去，鹿兒不慌不忙，刀離切近，一歪身軀，用狼牙棒一擡黃三太的刀背，又一棒照定三太手腕打去，三太欲要躲閃，已經來不及了，竟將單刀鬆手，噹啷一聲響，單刀出去多遠。楊香五大眾一看，只嚇得魂飛千里，就知道這小孩有點能為。黃三太的刀撒手，並不逃走，黃三太心有老主意：我們爺們有高招，可以用鏢打他。黃三太遂伸手由囊中取鏢。列位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黃三太與敵人對面，敵人能夠容他取鏢嗎？謝鹿一看三爺取鏢，大怒，說道：「你又拿鏢哪？你將我大主人用鏢打死，你又拿鏢打我嗎？」遂叫道：「小兒三太著棒吧！」說著話狼牙棒就過來了。黃三太剛登鏢，還沒取出來呢，狼牙棒雙鋒貫耳，照著三太兩太陽穴就過來了。三太此時躲狼牙棒，可就低頭不及，雙棒將三爺的壯帽夾住，狼牙棒向懷中一帶，壯帽落於塵埃，發髻蓬鬆，竟將三太的眼給遮住了，三太的鏢也顧不得向外登了，只好閉目等死。謝鹿可得手啦，狼牙棒桿照定三太就砸。為什麼三太不跑呢？皆因為同著眾人，要是一跑，將來叫大家議論，所以寧死不跑。狼牙棒尚未落下，小毛遂揚香五可就縱過來了，楊五爺喊了一聲：「毛賊不要發威，楊五爺過來了！」照定謝鹿咽喉就是一刀。楊香五說著話，一連氣就是幾刀，謝鹿此時可就顧不得用棒去砸三太了，只可與香五動手。楊香五竟這樣救了三太好幾次。黃三太一看，楊五爺與賊人動了手，自己得了性命，遂長歎一口氣，將髮挽了挽，戴上壯帽，拾起單刀插於背後，站在大眾跟前給楊香五助威。楊五爺與謝鹿二人見了十幾個照面，楊香五拿刀一紮人家華蓋穴，謝鹿的棒將楊五爺刀掙住，楊香五撒手扔刀，甘拜下風。列位，人有賢愚好歹，木有花梨紫檀，黃三太寧死不跑，楊香五跑得可快，撒開腿向回就跑。那賈明一看可就樂啦，遂說道：「小子，楊香五貪生怕死，畏刀避劍。」楊香五瞪了賈明好幾眼，心中暗恨賈明。謝鹿並未追趕香五，大聲喊道：「那位不怕死？請過來比賽輸贏！」好貨就怕樣子比，張茂龍一看師兄弟敗回來兩位啦，要是不過去還等待何時？這才向前報了名姓，一抖練子錘就打。謝鹿接架相還，二人見了五六個照面，謝鹿將張茂龍練子錘掙住，向懷中一帶，張茂龍身不由己，鬧了一個爬虎，站起身軀，甘拜下風。邱成一看，甩大鑿亮刀，報了名姓動手，三個照面敗回。魚眼高恒見邱成敗回，亮出兵刃，未及五個照面也敗回來了。眾人與謝鹿動手，俱都甘拜下風，只有金頭虎賈明、紅旗李煜、千里獨行俠侯華壁三人尚未動手。侯華壁一看，眾人俱都不是賊人的敵手，遂抖九節練子槍，與謝鹿動手。侯爺與謝鹿見了二十餘個照面，侯爺的練子槍也被狼牙棒掙住，侯爺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不好！」撒了練子槍，甘拜下風。十位敗了八位，尚有李煜與賈明二人未曾動手，賈明樂啦，說道：「小子，是我遇著，沒有好鬥的，又要包了兒。」楊香五大怒，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拾刀來刺他！大家是甘拜下風，他倒笑啦。」歐陽德與楊香五拾刀，謝洪山並不理會，心中說道：「你們就是拾起刀來，也是自傷和氣。」楊香五瞪著眼，歐陽德生著氣，直奔賈明而來，歐陽德大罵不絕聲：「宰你個王八羔子！豆腐！」楊香五叫道：「賈明，今天我跟你誓不兩立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別動手，臭豆腐別刺人，有能為跟人家打去。打不過人家，找我幹什麼？軟的欺負硬的怕呀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禍是你惹的，人家走好好的道，你管人家叫漢奸。惹完了禍，我們都被人家戰敗啦，你不去打仗去，你為什麼還樂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誰不打仗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不打仗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我是大將督後陣，你們全不是人家敵手，看我的。」楊香五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看他敢打仗去，就不必刺他。」金頭虎賈明遂將大鑿脫下，亮出一字鑕鐵杵，直奔謝鹿而去。謝鹿正在洋洋得意。您道，賈明怎麼敢過去呢？眾人都以為金頭虎真傻，其實他並不傻，他是裝傻。他知道若是不出去動手，楊香五、歐陽德一定刺他，就是有橫練刺不死，衣服也得壞了，金頭虎不得已過去。賈明來到謝鹿眼前，裝沒看見，竟向謝鹿身旁走去，離著切近，謝鹿高聲叫道：「站住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別喊，把我嚇著呢！」謝鹿一看傻小子，幾乎笑了，一看傻小子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三尺多高，二尺來寬，一尺多厚，紅眼邊，爛眼圈，一臉的大麻子，一身青緞子衣服。謝鹿問道：「你幹什麼來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跟你打仗。」謝鹿說道：「你不用傷和氣，你這個樣的有什麼能為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」謝鹿說道：「報出你的名姓，我手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方才不是報了姓名了？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。蓮花峪赴過南北英雄會，打死梅花鹿，力劈土豹子，你怕不怕？」

說著話，照著謝鹿咽喉就是一杵。謝鹿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說好話就動手。」遂用狼牙棒接架相還。傻小子三十六招，一杵緊似一杵，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別看金頭虎長得不好看，能為還是真不含糊。可有一宗，招數少，就是敵人有托天的能為，賈明的三十六杵不用完了，也贏不了賈明。千佛山真武頂老和尚傳授金頭虎八年功夫，就是這三十六杵，三十六手羅漢拳，千招會不如一招熟，他每日三十六拳，三十六杵，總得練八回，若是知道他的好贏他，不知道的一看就得嚇一跳。

知道他根底的，他用招時別打他，淨躲他，單等他三十六杵完事再打他，他就一招也沒有啦，向來他是馬後鬆，三十六杵完事，老太太熬粥混攪合。金頭虎走行門，邇過步，一招一招如同得著理一般，那一招那一式，都是地方，謝鹿還真嚇了一跳。

謝鹿心中說道：「這麼一個丑鬼，這樣好能耐，大概這小子得有八百回合的能為。」列位，就是三十六招，多一招不會。謝鹿可不知道，謝鹿貓躡狗閃，兔滾鷹翻，閃躲騰挪，金頭虎三十六杵不會兒完事，一點拿手也沒有了，遂喊道：「我急啦！」

照定謝鹿面門就是一杵，謝鹿用狼牙棒一架，金頭虎撒杵就跑，叫道：「回頭再見！」謝鹿將棒交於左手，向囊中伸手，掏出一個紗布口袋，這紗布口袋長四寸有餘，粗似鴨卵一般，金頭虎正向回跑，抖手就是一紗布口袋。黃三太看得真切，大眾並不害怕，知道賈明刀槍不入，什麼暗器都不懼的，焉知道紗布口袋厲害，正打在賈明脊背上，就聽「撲哧」一聲，紗布口袋順著金頭虎後背落於塵埃，此時賈明躺在塵埃，週身麻木外帶著疼痛，母狗眼直流淚。列位，這個紗布口袋乃是謝家獨門的暗器，名叫子午斷魂沙，口袋裡面有藥，打在人的身上，藥力可以走骨肉，若是冬天棉衣厚，就得向手上或臉上打。金頭虎這一躺在地下打滾，謝鹿舉起雙棒照定賈明頭上就砸，李煜一看不好，抖練子槍接架相迎。楊香五、歐陽德將賈明攙起來，紅旗李煜說道：「謝洪山，你要不報仇，哈哈一笑；你要一定報仇，我紅旗李煜也不是好惹的，就憑我這對練子槍、三隻金鏢。」謝洪山說道：「謝鹿別聽閒話，拿他。」李煜說道：「你主僕這是要自找其禍，你也沒打聽打聽，我師傅神鏢將勝英三隻金鏢壓倒綠林，甩頭一子橫行天下，魚鱗紫金刀誰人不知？」

你看看十三省總鏢局就在眼前，十三省總鏢頭名揚天下，謝鹿你來看，勝爺來啦。」謝鹿一回頭，李煜抖手一鏢，正中謝鹿咽喉，謝鹿翻身栽倒。

謝洪山一看，哇呀怪叫，說道：「這都是你師傅傳授你們的？」謝洪山閃棉袍亮出鳳凰雙輪，這宗兵刃是短兵刃，桿有鴨卵粗，專掙敵人的兵刃，輪頭是一圓圈。李煜雙練子槍向上一遞，謝洪山用輪桿一鏟，李煜就覺著虎口發麻，往後倒退。

歐陽德與楊香五攙著賈明溜達，賈明說道：「決跑吧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多現世。」賈明說道：「現世就是咱們知道，別人還知道得了嗎？」千里獨行俠侯華壁與紅旗李煜二人，兩雙練子槍，車輪戰，與謝洪山動手，這邊歐陽德、楊香五架著金頭虎就跑，眼看追上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咬著牙緊走，要追上。」金頭虎用力緊跑，跑出有半里來地，侯爺叫道：「李賢弟，扯乎。」扯乎就是跑。謝洪山說道：「謝二爺必當刃刃誅絕。」看看又要趕上，侯、李二人又迎上去抵擋，如此三次，已然跑到十三省總鏢局。楊香五叫道：「趟子手，長箭手，削刀手，若有穿青棉袍的來到鏢局子，別叫他進來。」楊五爺、歐陽德等眾人遂進了鏢局子，楊香五來到裡面，勝爺一看楊香五蓬頭垢面，遂問道：「你們十個人都回來了？」賈明喘著說道：「三大爺不好啦，我們在路上遇著兩個穿棉袍的在前面鹿伏鶴行，楊香五罵人家。」勝爺道：「楊香五雖討人嫌，他也不至於無故罵人，許是你罵人家吧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可不是我嗎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問他姓什麼沒有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他姓謝名洪山，還跟我轉

文，他說千里尋兄，我說你不用尋啦，他早歸位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刀劈謝洪亮可提不得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告訴他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人家答應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哪答應啊？動手都叫人家打敗了，全輸給人家，最後紅旗李煜說詐語，就說三大爺您來啦，謝鹿一回頭，李煜一鏢正中謝鹿哽咽喉。謝鹿先打了我一紗布口袋，正打在後脊骨上，就覺著週身癢癢難受。謝洪山就急啦，亮出雙輪就追我們，李煜跟侯華璧兩人擋著謝洪山，我們才跑回來了。外邊已經埋伏下，削刀手、趟子手、弓箭手，不叫他追進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他要知老夫之名，他也就走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會走，現在准在外頭罵街呢。」爺兒幾個正說著話，趟子手進來報告：「現在門外有謝洪山，自稱謝二太爺在門口大罵，他說叫將黃三太等獻出，在鏢局子門口碎屍萬段，要是遲延，他殺進鏢局子，雞犬不留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好一個坐地分贓的賊首！久慣殺人放火，敢在十三省鏢局子潑口大罵。」勝爺又一思索，現有兩條命案，我給他幾句好話，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遂說道：「撤去長箭手。」勝爺來到門口，叫道：「原來是十二連橋趙北口謝二當家的，謝二寨主。」這話乃是兩說著，二當家的是抬舉他，二寨主原本表明他是一個賊。謝洪山將雙輪向兩下一分，說道：「你就是老勝英？你可聽你手下餘黨告訴於你？你把紅旗李煜、黃三太捆出來，二太爺將他碎屍萬段。一不許你求情，二不許你哀告，不許你啼哭，二太爺將他二人碎屍萬段。如有半字遲延，將你保鏢的輪輪斬盡，刀刀誅絕，火焚十三省總鏢局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謝二寨主！人死不能再生。要將我徒弟李煜、三太亂刀分屍，令兄貴駕也活不了哇。二寨主，你若有惻隱之心，叫我徒弟李煜、三太跪在二寨主面前，我再煩請十位八位朋友，將貴駕與令兄屍骨送回原籍。我雖然是窮買賣，花多花少全是我的，我再拿出七百兩八百兩與令嫂守節之用。如二寨主以為面上不好看，無有光彩，我再約出朋友作為了事的，押靈送回十二連橋趙北口。」謝洪山說道：「千餘兩銀子買兩條人命？二太爺家裡銀子上斗量，何希罕你的七八百銀兩？你要想了結，有三件事，你能辦到就算成。」勝爺問道：「哪三件？」謝洪山道：「頭一件，叫我哥哥與謝鹿復生；第二件，將紅旗李煜、黃三太剝成肉泥；第三件，你要不依二太爺要求，刀刀斬盡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謝洪山，你殺過人沒有？」謝洪山說道：「二太爺時常殺人，二太爺若是搶人財物，他若哀求，二太爺就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殺人償命嗎？」謝洪山說道：「二太爺向來殺人不償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殺的都是行路君子，奉公守法的良民，尚且不能償命，我們殺賊非償命不可？依我良言相勸，怕是你也要跟你哥哥學，動手時收招不住，爾有性命之憂，你三思之。」勝爺遂甩大鑿，飄銀鬚，背後抽出魚鱗紫金刀，就要刀劈謝洪山。

背後閃出一人，口中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小弟服其勞。勝三哥，小小毛賊，何足道哉！」勝爺一看，乃是神刀將李剛。勝爺叫道：「四弟過來。」神刀將李剛走至在勝爺跟前，勝爺說道：「四弟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李四爺答應一聲，直奔謝洪山而來。謝洪山遂說道：「你乃是勝老兒的替死鬼，通上名來。」李四爺微然一笑：「毛賊，我少居逢虎山學藝，與我勝三哥共處，你不認識神刀將李四爺？」謝洪山說道：「先殺李剛，後殺勝英。」鳳凰輪挾肩帶背奔李四爺砸去，老英雄反手握刀，用刀背敲住鳳凰輪，就聽噹哪一聲響，將李四爺的刀繃起二尺餘高，兩條輪桿一繃，足有三百斤的力量。李四爺暗說道：「無怪我黃三太賢姪大眾敗於毛賊之手，若論力量，連我也不是此人敵手。」列位，李四爺的刀法純熟，要不然還真不是賊人的敵手。二人各使平生的學業，勝爺與聾啞仙師、諸葛道爺觀陣，年青的都在三老者背後。勝爺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若非李四爺，還真勝不了賊人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李四爺體胖，戰長了也不是人家的敵手。」戰到五六十個回合，李四爺且戰且退，謝洪山使了個野馬分鬃式，向前跟步。

向前跟步者得利，向後倒退者不便，李四爺向後退著，腳下一滑，身體向後仰，反手甩刀，將刀扔在左大腿旁半尺有餘，刃向外，直挺倒在平地。謝洪山一看李四爺倒下，真是得理不讓人，雙輪照面門削去。李四爺躺在平地，謝洪山奔李四爺砸去，必得下腰，兩腿向兩旁分。李四爺為什麼叫神刀將李剛呢？原來是地躺刀有絕藝。李四爺見賊人奔自己而來，遂左手一按地，兩足跟著一蹬地，使了一個鯉魚打挺，人未起刀先起來啦，躡在賊人襠內，撩檔一刀，就聽哧的一聲，賊人翻身栽倒，大腿劈下一條來。老英雄翻身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坐地分贓的毛賊，何足道哉！」勝爺說道：「四弟你這是何苦來呢？一句話未曾說，你就將他用刀劈了，倘此賊若有後人，豈能與姓黃的善罷甘休？你是給你姪子了事，還是給你姪子結仇？」人死不結仇，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！叫老趟子手，將謝洪山成殮起來，將謝鹿也搭回來成殮，在西院牆外將材停妥。謝家若有報仇的，咱們再接著。」

且不言勝爺埋怨神刀將李四爺，單表淫賊方子華被班頭黃土榮拿住，知縣坐了大堂，淫賊自知難逃法網，將刀殺五命、採花滅姪、欺兄殺嫂之事一一招承。按說這宗大罪彌天的案子，知縣應當奏聞當今，接著當今萬歲回批，再依國法治罪，現在因為王義王大人，乃是奉旨欽差，代天巡守，先斬後奏，這宗案子正管。知縣遂將方子華的罪狀，呈文送到江寧縣，案院衙門接到公事，將惡賊方子華提到天寧縣，欽差大人過了一堂，遂將方子華定成副罪。大清國的法律，非當今皇上不能定此重大之罪，欽差王大人代天巡守，先斬後奏，所以才能定惡賊方子華的罪孽。方子華的罪孽定出之後，黎民百姓們可就都知道了，皆因為欽差過堂，僧道俗、三教九流、黎民百姓可以任意觀看。黎民百姓這一喧嚷，可就將信傳到鏢局子去了。神刀將李四爺劈完了謝洪山，勝爺對大眾說道：「從此閒事不管，安心作生意。我已經將就木之人了，為管閒事，給小弟們結下不少的冤仇，這是何苦來呢？像謝洪山這宗事情，本是由三太身上所起，將來謝家若有後人，豈不找三太報仇？別看是李四爺劈的謝洪山，李四爺與我都這大年歲，他們就是找老弟兄們報仇，也未必能報得了呀。從此再也不管閒事了。」大家正在閒談之際，就聽外面傳說，江寧縣明日剛萬惡滔天的淫賊方子華。勝爺遂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蕭金台的賊人追下山來，我迎去之時，他們又返回去了，我遂回了鏢局子。為此賊幾乎與蕭金台的賊人鬧出是非來。凡事要有始有終，江寧縣副淫賊方子華，恐惡賊尚有餘黨搶劫法場，咱們去十位八位的暗中保護法場。」諸葛道爺答道：「三弟，這倒不必，淫賊這宗案子，決沒有劫法場的。願意看熱鬧，倒可以同黃三太他們去看熱鬧。」

勝爺聞聽點頭稱是。第二天師徒數人直奔江寧府法場而來，在路上就聽黎民百姓傳說，勝三爺的公德太大啦，採花賊方子華若不是鏢局子出來捉拿，咱這一方大姑娘小媳婦連門都不敢出了，看見就得採花。勝老鏢頭真是給百姓們造福，除惡安良。

道路之上三三兩兩，莫不談道勝爺師徒之德。勝爺與三太等來到法場，見人山人海，將法場圍的水泄不通，皆因為這宗案子，百八十里地的人都來看熱鬧。勝爺師徒數人來到法場，工夫不大，就見西北角上一陣大亂，勝爺以為是劫法場的，按魚鱗紫金刀，直奔西北方而來，三太等小弟兄在後跟隨。來至切近一看，原來是方大爺子榮，帶著茂兒前來祭奠方子華來了，監斬官不叫進法場，子榮大先生大哭。勝爺一見子榮大先生，遂上前相勸。子榮一看，原來勝爺到了，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父子前來祭奠，監斬官不叫進法場。求勝老達官的情面，給求一求監斬官，容我父子與子華活見一面，這個事情非你老人家不可。」勝爺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，遂來到二位監斬官面前說道：「求二位縣太爺賞給愚下勝英一個面子，容大先生父子進法場見方子華一面。」二位監斬官，一位江寧縣知縣，二位是溧水縣知縣，一見勝爺求情，二位知縣心中暗想：此案原是鏢行給辦的，就是欽差大人在此，也得給勝老達官一個面子。二位知縣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這宗案子實在不能容他進法場，倘若出了差錯，誰人擔待得起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二位大人念方門乃是詩書門第，大員外方子榮修橋補路行善之人，二位大人行一方便，願二位大人輩輩居官，子孫榮盛，求二位大人格外施恩。」勝爺語畢，控背躬身與二位縣太爺施禮，二位知縣趕緊還禮，說道：「若是別人定然是不成的，你乃是此案原辦，就命他父子前來祭奠吧。」大先生與茂兒遂進了法場。一見淫賊此時已經昏迷不醒，大先生一看，當時也昏迷過去。遂將大先生叫醒，淫賊被茂兒呼喚也甦醒過來，只見淫賊涕淚雙流說道：「茂兒，你尚在人世？叔父不仁，禽獸不如，一言難盡了。但願吾姪孝順雙親，光大門楣，不仁的叔父死有餘辜。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幸吾姪性命尚在，叔父雖死亦瞑目了。」此時大先生已經甦醒過來，哭泣道：「賢弟，愚兄不能教弟，致有此禍。事已如此，為兄實在顧不了兄弟了。」語畢，淚如雨下。少爺在旁斟了一杯酒，雙手遞到方子華嘴邊，叫道：「叔父飲姪兒這一盅酒吧，姪兒再不能孝敬叔父了。」

說話之時，眼淚流到酒盅之中。惡淫賊方子華將酒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為叔死後，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？」大先生與茂兒哭得真是死去活來，難捨難離。勝爺此時站在旁邊，也灑痛淚，觀看熱鬧之人莫不落淚。忽聽砲魂大炮響了一聲，惡賊當時復又昏

去，大先生與茂兒仍是哭泣。二位監斬官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時刻將到，請他父子速出法場吧！」護決兵遂將大先生與茂兒架出了法場。大先生昏迷過去，跟來的婆子將大先生呼喚甦醒，此時追魂大炮響三聲，劊子手將惡淫賊副完，方家父子痛哭一場，然後收屍而還，這就是淫賊方子華的收緣結果。

勝爺與三太師徒回了鏢局子，一到鏢局子，工夫不大，趙子手進來報告，說道：「外面現在有一個黑大漢，言說是找三大爺，問他找姓什麼的三大爺，他說忘了姓什麼啦。」勝爺聞聽微笑道：「三太，你到外面看看是什麼人，不要造次。」黃三太答應一聲，趕緊來到鏢局子外面一看，是一個黑大漢，身高八尺有餘，面如鍋底一般，三太問道：「你找哪一位？」那人說道：「小子，找三大爺。小子你姓什麼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在下姓黃，名叫三太。你貴姓啊？」那人聞聽三太之名，遂大聲說道：「原來是黃三太！」一伸手將三太抓起，離地有三尺多高。三太說道：「這是怎麼的？」那人又說道：「原來是三哥。我姓孟，我叫孟金龍，小子你認識不認識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你先將我放下，有什麼再說，我受不了哇。」孟金龍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放下你可別跑了，領著我見三大爺。」將三太放在地下，三太說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咱是台灣村的人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有一個台灣省，沒有台灣村。你找的是勝三大爺吧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不錯，是找咱勝三大爺。」

三太說道：「你怎麼叫我黃三哥？」傻小子金龍說道：「大鬧台灣省，我聽我爸爸說的，有一個黃三哥。那時咱沒見著，若是咱們見了面，我將台灣的兵都摔死就完啦。」三太一看孟金龍比賈明還糟，遂叫道：「金龍！你跟著我到裡面認三大爺去吧。」傻小子在後跟著，三太在前，來到裡面，孟金龍一看，有一個老頭在當中坐著呢，遂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我保鏢來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貴姓啊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我姓孟，名叫金龍，人稱混海金龜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？」

孟金龍答道：「我是台灣村的人啊。」勝爺道：「哪裡有台灣村？你父是誰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之天倫九頭獅子孟鏗，我之師傅震三山夏侯商元。」勝爺一聽，原來是盟弟之子，師兄之高徒，遂笑道：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保鏢來了。」勝爺一聽，不由得就笑啦，哪有這樣保鏢的？還不將客人嚇死？勝爺說：「你就在此住著吧。」傻小子與勝爺共桌而食，共榻而眠，住了六七天。

這一晚間未曾上門的時候，定更來天，鏢局門外又來了一條大漢，擔著幾條鹿腿、野雞，進了鏢局門，要拜見勝三爺。

趙子手稟告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去到外面看看去。」三太到了外面，將那人迎到大廳，那人將野鹿腿、野雞俱都放下，勝爺也來到大廳，問道：「壯士何如人也？」那大漢說道：「我是您徒弟，我姓於名藍，您在三月間蓮花湖山後收我為徒，還給我幾十兩銀子。您走後我母子就病了，多虧您給我錢，我母子得以生活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來此何干？」於藍說道：「皆因為現在有一個蕭銀龍探蓮花湖，現在被人拿獲下了水牢，我告訴我母親此事，我母親說道：『有恩不報非君子，蕭銀龍是你恩師的盟姪，現在有難，你總得給你師傅送一個信去，我出山的時候，假扮賣野味下山，為是叫他們不疑惑我。』勝爺問道：「此事你何由知曉？」於藍說道：「我打柴禾累啦，在山坡上躺下歇著，嘍卒以為我睡著了，他們談道此事，被我聽見的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蕭銀龍下在水牢幾天了？」於藍說道：「昨日晚間下的水牢。」三太在旁叫道：「恩師！我銀龍兄弟落難，咱們必須設法拯救。我弟兄探台灣被困之時，多虧我蕭三叔父子救我等性命。我三叔為我們之事，不以合家性命為重，能夠豁出全家的性命，救我們十數人的性命，現在蕭三叔只此一子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救蕭銀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蕭三俠救你們都是老夫的情面，此時銀龍有難，老夫決不能袖手旁觀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高恒、賈明、混江龍於藍、邱成、歐陽德、傻小子孟金龍，咱們前去搭救蕭銀龍！」這段節目，乃是二打蓮花湖，劍客解重圍，熱鬧非常，若要知如何搭救蕭銀龍，請看第三回便曉。